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办年货里的今昔对比

赵闻迪

老话说:“喝了腊八粥,就把年来办。”腊八之后,“办年货”这件大事就被提上了家庭日程表。家家户户都开始忙起来,商场、超市、菜市场几乎每天都熙熙攘攘,人们把大包小包的年货拎回家,家家阳台上陆续挂出香肠、咸肉。阳光下油汪汪的,看得人垂涎欲滴,连麻雀都被吸引过来了,转起了“偷嘴”的念头,惹得主人家隔几分钟就要到阳台上张望一下。

结婚之前,办年货这件事用不着我操心,有了自己的小家后,就不能不把它搁在心上了。记得结婚的第一年,还是老公提醒我该准备年货了,我也不知道该准备些什么,于是两个人一起上超市杂七杂八买了些东西回家。渐渐的,我就知道年货该怎么“办”了,老公也夸我越来越有“当家主妇”的样子了。年货无非分为衣、食、用、礼几个部分——

衣,过去生活贫寒,大人小孩一年到头都难得添上一件新衣服,只有过年的时候家中长辈才会为孩子们准备一身新衣服,哪怕添置一件棉袄也是好的。如今生活水平大大提高,想穿新衣随时都能买,用不着非得等过年。

食,这可是办年货的“重头戏”。过去,家中长辈肩扛手拎、用自行车驮,一趟趟地往家里运送大米、白面、肉类、蔬菜……每天都有新鲜东西进门,喜得小孩子兴奋不已。尺把长、活蹦乱跳的鲢鱼和鲤鱼养在水盆中,肥胖神气、毛色油光的大公鸡和母鸡拴在院子里,等过年那天招待客人,也为自己“壮壮门面”。过去没有冰箱,家庭主妇们得想方设法把肉保管好,一般都是拿盐码上,挂到窗户下、晾衣竿上。一边拾掇一边盘算着:除夕夜,大白菜熬肉是一盘,萝卜红烧肉是一盘,土豆炖肉是一盘,还有韭菜猪肉饺子、韭黄豆干包子,再买点瓜子、小糖、麻花之类的零食哄哄小孩子。这么多好吃的,被家庭主妇收在不透气的饼干桶里,搁到高处,叮嘱孩子们:

“等过年再吃。”于是孩子们像馋猫闻到了鱼腥味,仰头看着饼干桶“望洋兴叹”,那情形又可笑又可怜。如今买食品也不需要粮票了,商店里物品琳琅满目,想吃什么随时都能买,平常日子不亚于过年。办年货,到超市走一趟就行了。超市过节期间照样营业,不用担心买不着东西。菜市场里,蔬菜、水果、肉类、鱼虾……应有尽有,新鲜、丰富。打招呼问好声、讨价还价声、鸡叫鱼跳声,不绝于耳,交织成一首“新年交响曲”,让人喜上眉梢。拎着精挑细选的年菜回家,路上遇到熟人,寒暄一番,三句话不离“年货都办齐了?”“差不多了,还差点配菜。你家呢?”“也是。现在不缺吃不缺穿,天天赛过年,也不像过去那样巴望着过年了!”……说笑声中洋溢着满满的喜气。

用,大年下,窗花、年画、红灯笼、元宵节用的花灯……都得备齐。过去长辈给小辈压岁钱,五角、一元,挑一张新的,直接给就行了,顶多撕张红纸裹一下。如今一给就是几张“毛爷爷”,用红包装着,红包也是各式各样,精致漂亮。过去春联都是手写,如今亦有电脑打印的,色彩艳丽、图案精美。花灯几乎都不用蜡烛了,电光的、带声音的,五光十色,亮丽极了,挑得人眼花缭乱。

礼,过去生活条件差时,家里当家的一年里头得精打细算、处处用心,才能在过年时为双方父母各办上一份外人瞧着体面、自家用着实惠的年礼,提前送出。夫妻俩挑个晴朗日子,穿得整整齐齐,推着自行车,笑眯眯地出门。自行车后座上,搁着猪头、麻花、白酒、腊肉,那年月,这几样东西就是最好的了。遇见熟人就停下来,聊几句。我妈贤惠能干,不用我爸操心,还能再加上两条大鲢鱼,取“年年有余”之意,让我爸脸上格外有光。如今送年礼不用精打细算,节衣缩食了,主要是为老人的健康着想,什么对身体好就送什么——蜂蜜、桂圆、大枣……儿女们的孝心包含在这份“年礼”里。

如今办年货还有一个渠道——网购,鼠标一点,送货上门,方便、快捷。那份期待快递的心情,让“年”别有一番滋味。

我最开始给奶奶理发,似乎没什么缘由,也不需要更多的理由。

奶奶也是的,即便理发师站在跟前,即便有充分条件和理由,奶奶也不让他理发。而我的理发技术并不出色,奶奶却只愿我当她的“家庭理发师”。

阳光和煦,像娃娃的小手抚弄奶奶的发丝。奶奶的头发全白了,发根也没留一点灰黑。她稀稀疏疏的一根根银发郑重向岁月宣告,向她抚养成人的每一位在时光里的家人宣告,奶奶老了。

奶奶在庭前阳光下坐着,我展开理发用的围布给奶奶系上。奶奶的背佝偻成一弯月,好似一副被压弯的扁担。我把奶奶的头发捋直,奶奶的发丝如尽染白雪,在阳光下灼灼发亮。我拿起剪刀,“咔嚓”有声。这时,一棵老树的梢顶上,两只青鸟“喳喳”鸣叫。不知它们是在嬉戏欢唱,还是在为老有所依的人间真情欢笑。

这会儿,奶奶乖得像个听话的小孩。她听从我的指令,一会抬头,一会低头,一会佝偻身躯闭目养神。仿佛一辈子的辛酸和苦难在这一刻都是虚无,又仿佛从自己生命里经过的全是一把把好时光。奶奶把幸福珍藏在时间的秒针里,雪橇一样无声无息地滑过。

我这个奶奶指定的家庭理发师,什

么也没多想,只迫切地给奶奶做头发,巴不得剪出她年轻时的影子。我左手起梳,右手落剪。剪下的发丝,一缕缕如白鸽,飘然脚上。

我伸手拿来小型吹风机,稍稍吹动,围布上碎发没作任何解释便散飞出去。轻悄悄的风,静悄悄的阳光,在奶奶稀白的发间无声无息走过。奶奶从岁月中穿来穿去,她的心只会如花绽放,宁肯微笑,也不愿倾泻悲感。

阳光从天空泼下金色,微风仍朝一个方向吹。我搓了搓奶奶扬起的发缕,从闪着光点的时光里,惊讶地发现奶奶藏着一块糖,我感觉自己活成了幸福。

奶奶的每一个眼神还像从阳光中采撷的一束光亮,我青竹嫩叶般的童声还在绕膝。奶奶唤我乳名,细声细气的声音充满呵护。奶奶说着话,我从她身上要找出好吃的糖。我寻宝似的找上找下,在奶奶仅有的两个衣兜翻了再翻。奶奶像小孩子一样笑,笑过之后取出一块彩纸紧裹的软甜如柿子的糖。“只要一直用心做事情,幸福不在这,就在那。”奶奶望着我重复着这句话。

生命备份了它的暖,也备份了轻柔的风。我望一眼瞧不见的风,它仍朝一个方向吹。我还在给奶奶理发,不变的愿望是我给奶奶剪发到永远。

人生如剪冬

郭华悦

有一年的冬天,我回了趟家,一进院子就看到母亲正在剪枝。

母亲踩在梯子上,脖子上挂着一个工具袋,里头有大剪刀,有锋利的小锯子。看母亲忙得满头大汗,一旁则散落着枝叶,一地狼藉,我不禁有些不忍心。

往年,很少这么早回家,也没见过母亲剪枝的情景。等到过年回去,满院子的树木都已经光秃秃,所以也没什么太深刻的感触。直至那一次,看着满地的枝叶,和树枝上整齐的伤口,我总觉得有些残忍。

休息的时候,我问母亲,为什么要剪枝,留着不挺好的吗?

母亲仿佛洞悉我的心思,笑了笑,指着院子一处偏僻的角落说,你看看,那就是没有剪枝的树木!顺着母亲指的方向,我看到了几棵歪斜且低矮的树木。

母亲说,冬天的剪枝,是为了减少消耗,集中有限的养分,这样才能让树木在来年开春后,长得更高。你看,那几棵歪斜,就是没有剪枝的。结果,枝桠长得茂密,却分散了养分,再也长不高,而且歪歪斜斜的!

一刹那,我似有所悟,舍弃一些,原来是为了让另一些更茁壮!

其实那段时间,我也正遭遇着人生的“寒冬”。工作上的不顺心,让我有些心灰意冷。可剪枝的事儿,却让我对今后的人生,有了新的领悟。刚开始工作时,我流连于各种饭局和应酬,心中被各种杂七杂八的念头填得满满的。结果,分散了精力,导致工作上无所建树,最后屡战屡败,心灰意冷。

那年冬天,从老家回城后,我也开始对人生进行了“修剪”。剪去不必要的应酬,清理那些繁杂的欲望和念头,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,集中到工作上。果然,工作渐渐有了起色,人生经历了寒冬后,迎来了春天。

生活和工作,无不如此。遭遇了寒冬,别一味怨天尤人。有时,不妨想想,是不是自己让太多的枝蔓分散了精力,才导致无所事事。修剪自己,看似苦痛,可舍弃的背后,却是为了让明天更美好。

所以,人生就该适时“剪枝”。每一个冬天的伤口,都有着自己的意义。



风朝一个方向吹

董国宾